

嫁候恨

上海

文明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嫁 候 恨)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一分



原 著 者

法 國 莫 巴 桑

譯 述 者

王 述 勤
廖 旭 人

印 發 者
刷 行 者 兼

進 步 書 局

發 行 所

文 明 書 局
上 海 棋 盤 街

分 售 處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蘭州 重慶 貴陽
徐州 西安 汕頭 香港 廈門 廣州 汕頭
吉林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石家莊

中 華 書 局

社會小說

嫁侯恨

法國 Edmond About 莫巴桑 原著

王述勤 譯

第一章

此篇故事。距作書之日。蓋已十年。其時爲千八百四十六年。四月十五號。巴黎各報中。均載下列。告。其言云。有世家子者。年少。卒業於國家官立大學堂。精開礦鍊鋼探木之學。並通簿記。經驗亦。願出其專門學問。博一佳席。廣告之尾。並書其姓名記號。M. M. D. O. 留置巴黎郵局。以便外間。時亞郎吉鐵廠廠主。爲俾奴華夫人。卜宅於巴黎聖道米尼街。夫人素不喜閱報。此日卻留心翻。報。章。顧非爲徵聘工程司之故。而爲是殷殷其意。蓋欲爲女公子。尋一快婿也。夫人性質容顏。雖已易。聚青春之舊。而風度娟好。猶如翩翩麗人。大抵婦人年事達四五十。則姿色殊無可觀。若夫人者。亦世。聚。觀。矣。夫人。頤然玉立。雖如半卸之花。而見者。仍視爲新發之蓓蕾。眼波流動。髮髻花信。年華黑髮。如雲。鬢全膚澤。面部無纖悉皺痕。絕未知爲半老徐娘者。夜妝時。雪腕香肩。猶足以起婦人之媚嫉。兩。



足爲重體所壓。微欠輕靈。而一雙柔荑。御以珠翠。尙足以交映光輝。夫人風貌。既不減於年。莖性復溫。霽可愛。蓋外觀與內蘊。皆含有春穠氣象。櫻口常開。時舉皓手授人爲禮。長日怡然。心中若毫無牽累。蓋天性然也。人以夫人性溫而色常霽。遇人一處和平。皆心焉羨之。夫人曰。吾生而安樂已往之事。如霧散煙消。不可捉摸。計余身所苦者。僅有數句鐘。余早已沈諸腦海。今日之境。已如碧空雲淨。將來且長此晴明。處此身世。尙苦苦自尋煩惱。非狂則癡。外史氏曰。甚矣天下無完人以俾奴華夫人品格之高。心地之明。尙不免有缺點。其缺點雖非有大節可議。而不知已墜身溷濁之中矣。天下男子往往不度己力。好爲奢大之望。不意此病乃中於夫人。余甚惜此奢望二字。無以他易。致務虛榮者。甚至引之爲終身憾事。夫人之志。迥異尋常。既不在一生溫飽。尤非以榮譽爲求。其厥中年入子金。可十五萬佛郎。已邀國家之獎勵。但夫人縱無非分之想。然非先敍其少時歷史。閱者當不能默測其所望之爲何也。夫人產於聖齊曼街中之巴克里。聖齊曼街。常爲文學家司達爾夫人所喜。至比之爲全歐諸河之冠。夫人父曰洛泌諾。爲平民之家。業小商販。而暗中獲利無算。洛泌諾與其同時之諸貴族。周旋至親。因得時承此輩賜顧。其商號曰邦涉魯意。洛泌諾治商至得術。非顧客自償其逋者。洛泌諾絕不過問。

夫洛泌商而不得還。連旦晚不立見其歇業乎。不知洛泌諾取價於還帳之家者。乃倍蓰於他。負則以償者。代出諸所負而有餘矣。洛泌諾在諸貴族光顧之中。既有時爲人所負。有時亦遂不能不負人矣。久之。洛泌諾環顧諸閭閻之家。乃藐焉如無物。當其在商肆中也。洛泌諾儼然一謙謙君子。迨歸寓則倨傲自高。常對妻女鄙夷貴族。醉則高言曰。余固甚悅世爵之家。但無論如何。吾乃不願以女嫁於若輩。惟其女主見與洛泌諾乃大相忤。女既羨慕貴人。而尤醉心於侯爵。夫人生賦性於天。各有所嗜。而此女乃篤嗜侯爵貴人。斯亦奇矣。女生長富家。視高車駟馬。長日往來。一如村畝牧童。習見飛燕。故享受華侈。凡宮室衣服車馬僕從之奉。爲尋常女子所豔羨而不可得者。女皆恣享之。無遺。女年近織素。聞王公大人名。則如雷震耳。十五歲視聖齊曼街諸貴族。如神聖不可侵犯。意以貴族誕生。不偶非人類。所可比及。笄之年。第一思想即欲幸入貴族之家。使其平日僅能窺見門牆。望貴人不敢仰視者。一旦得與貴人同堂並坐。聆其音吐。勝於讀有趣味之小說書籍萬萬也。女思貴家門閥雖高。要非不可攀越。使一日得偶公侯伯諸爵爺者。寧非堂堂一爵夫人。顧公伯爵爲新承爵號者多。惟侯爵資歷最深。且乏冒襲。故女獨心慕之。以女之風貌品格論之。固不難立償厥志。但榜母深居。何緣與貴族接

其形影。父時介女面律師及銀行業中人。女絕不愜意。迨一八二九之年。一日清晨。晨妝甫罷。女對鏡。自憐。覺年逾花信。而羅敷尙未有夫長此以往。豈不拋撇一己之青春。遂決意許亞郎吉廠主莫勒君之求婚。莫勒者。謹愿人也。女愛之亦如其愛意中之侯爵夫君。不幸翌年莫勒舉一女。六閱月莫勒病逝。時爲一八三十年三十一號。正法蘭西革命紛起之秋。全國騷動。女以國亂時危。幾於無淚哭夫。益以遺產輻輳未清。及保存鐵廠之故。令女留亞郎吉不去者數稔。迄一八三二年。女父母病霍亂。數日相繼亡。女間耗奔巴黎治喪。並以父遺業售人。買宅於聖道迷尼街。宅左居普樂伯爵。右藍斯上將。女攜乳下雌雛入居新宅。竊慶其得所以宅勢既佳。復能與兩望族治比爲鄰。宅中器物精良。視鄰右貴家所置者爲美。花屋寬敞。逾恆車良而馬駿。出入奉給。過人屋簷垣低。鄰人笑語喧譁。時時入耳。女聞而長歎。甚恨不能廁身其間。一日侵晨園丁繫一鸚鵡。白女女色喜。知鸚鵡爲上將家物。雖彖利時欲嚙其指。亦不之顧。親攜鸚鵡歸上將到門。司事者接禽致謝。旋掉頭入。越數日。普樂伯爵家兒女戲球。落女家。女得球欲躬自攜趨。恐遇前窮。則伏案作書。措詞莊重。而厲以風趣之詞。許久書就。發後得報書。書爲家塾女師筆。語氣輕率。少感謝意。女忿然曰。豈司命者祇許吾鬱鬱久居二十七號房而左右。

二宅不令越雷池半步。乎女所識聖齊曼街諸貴族。悉爲亡父債家。父素不索債。諸家族遇女。亦因之不薄。但女僅能於早間謁貴族。貴族接待均在午後晚則悵悵無所之。而卸妝寂處矣。一日鐵廠司帳人。因事來函。促女往。女往巴黎久。終無一鑰。可啟聖齊曼街貴族之門。聽其升堂入室。不意此次言歸。鑰卒爲所覓得。亞郎吉中有克波雷侯爵者。騎隊中第二隊軍官也。貧倚俸爲資。年四十口日圖腹事。嗜酒豁醉無庸日。其使酒難近。與負債纍纍。遠近莫不耳其名。女問爲侯爵。躍然起曰。吾願不既酬乎。相與出入者二閱月。侯爵辭軍人職。挈此莫勒寡婦。入禮拜堂結婚。按法男女結婚。應宣布婚事。侯爵遂於亞名吉市政廳。聖道米尼街。及兵營中。各貼一告白。侯爵之出產證書。上載千七百八十四年。時爲法蘭西暴制時代。書但記俾奴華名氏。而不書爵號。別有一紙。則書俾奴華者。即克波雷侯爵也。侯爵夫人既成禮。大置酒會鄉中。遠近諸富豪車馬盈門。極一時之盛。顯夫人更欲一往巴黎。遊諸貴族。以復時昔見蔑之恨。侯爵梗夫人議曰。亞郎吉酒冽而食物烹飪尤佳。且便出獵樂土也。之巴黎胡爲巴黎之聖齊曼街於余猶美洲之遠隔親戚故舊無一存其中者。夫人驚曰。以侯爵貴人。乃不認聖齊曼街居戶寧非咄咄怪事。雖然是猶不足以苦夫人也。侯爵長日沈湎醉鄉。喜出而怒入。性凶暴不讓於人。常與

夫人爲忤。勃谿事時有所聞。夫人怒之。至以嫁候爲不幸。意不如勿爲爵。夫人不意此念。果見諸實事也。日者克波雷以過飲病眩。目簾跳動。據椅側坐。以手自撚其鬚。夫人侍立。恭謹進以茶。忽一蒼頭入報。有克波雷伯爵者求見。克波雷沈病中。聞言躍起。夫人質之曰。君昨不云此間寡親。故乎。何來一家。人克波雷曰。予知爲誰。姑進而視之。可頃之一少年。翩翩入。年可二十歲。克波雷藐焉小之。少年身中材狀貌佳弱。似爲未成丁之人。二目四顧。有恇怯態。一見夫人。雙額立絳。語音和輒。嚶嚶類婦人聲。設非唇際作褐色者。望之幾疑爲易服之婦人。少年面克波雷曰。先生與鄙人縱非有舊。今日請以家庭之事爲先生談。惟余語當非一二言所能了。誠恐夫人不耐煩。夫人曰。先生過矣。先生既爲同族人。侯爵夫人自應與聞其家事。少年曰。夫人以余爲同族。余滋不審其真僞。但夫人既不厭詳聞。先生亦默許。則茲事真相頃刻立辨。克波雷本然如癡。不審二人作何語。少年謂克波雷曰。先生。余克波雷伯爵之冢子也。聖齊曼街諸貴族。無不識余家於聖道米尼街。夫人歡呼曰。佳哉。吾亦家於聖道迷尼。少年微頷之。卽仍給其言曰。吾自高曾祖父以迄余身。皆嫡派。爵襲向無旁支之子。乃日者閱報。悉有克波雷侯爵娶親事。滋可怪也。克波雷拭目伸首曰。余乃無結婚之自由。權乎。少年曰。否。否。寒舍固有家譜。

及承襲爵號之證書。君果爲克波雷氏血脈者。余寧不樂聞。但先生當有一紙之憑證。克波雷曰。故紙何足憑。曠不知余爲侯爵者。少年曰。君言誠是。此事無須多據。但請先生以出產證書見示足矣。克波雷曰。余出產證書爲千七百九十四年物。書固僅載余名。俾奴華也。少年佯平其氣曰。雖然。余甚願君之果爲族中人。但先生是否生於克波雷乎。克波雷連應曰。唯唯。克波雷也。君所謂克波雷者。果爲何所。少年曰。克波雷在巴黎赴地中海路綫中。距的存三里。克波雷叱曰。余不耐贅辨。克波雷家所有之不動產。皆以亂後售盡。絮絮胡爲。少年曰。先生言乃捕風捉影。克波雷家田產別業。初擬鬻人。嗣以不得買主。魯意十八陛下。仍舉以還吾之先君。克波雷怒極。霍然狂跳。張目握拳。向少年曰。小豎子。吾稱侯爵四十年。孰敢奪吾號者。請飽老拳。少年忿不可遏。欲以武力爭視。克波雷夫人仰臥巨椅。已昏惘無覺。卽亦立止。厲聲對克波雷曰。先生。天主之判斷。今日縱非其時。果茲事關係僅在余身。則此時甚願以先生辦法立了茲事。顧余爲代表父兄而來。殊不敢出以孟浪。余歸將鳴之官。請其判鞠。言罷向自命爲侯爵夫人者鞠躬。登車逕去。克波雷欲追留之。少年已杳不可見矣。夫人既醒。大舩望雖克波雷餘怒未息。亦不爲之捧茶。顧二人此際乃無關於茶之問題。夫人曉曉質問。克波雷必欲知侯爵夫

人之稱。是否真確。克波雷既忿。且厭。揮拳狙擊之。夫人所謂。生來苦境。僅數句鐘者。蓋指此也。兩家克波雷。訟於官。俾奴華則告其律師。謂稱克波雷侯爵。已非一日。然不足爲理由。俾奴華曲。應賠償訟費。且自此俾奴華。不得以克波雷署名。仍稱俾奴華。俾奴華大怒。立草一書。寓少年伯爵。痛言不留餘地。下署俾奴華啟。閱者至此。當曉然於此書一發。兩家結局。必出於決鬥。下禮拜日。侵晨。俾奴華中仇家。創昇歸。夫人奔至。俾奴華視夫人曰。恕我別矣。語已息絕。如此醜事。奇聞在鄉間。傳播較都會更捷。於影響一時。知者爭欲一見。僞夫人爲快。而夫人長日以淚洗面。外事一不之聞。顧夫人非哭夫自哭也。以俾奴華無行。當夫人新嫁時。已悔遇人之不淑。至是益望絕心灰。後顧茫茫。思及聖齊曼街之地。則若置身冥獄中。盼望天國。終無路可攀。一日爲夏曉。夫人搵淚花間。見小女尋母來。夫人牽女衣。數親其小頰。心緒起落如潮。既而諦觀女容。意殊滿足。女曰。據詩年四齡有半。而風度不凡。已有貴婦人體格。美目脩眉。非俗豔之比。夫人思所見巴黎女娃。具女姿者。蓋寡。女去。夫人收淚自語曰。吾腦海。爲沉晦。吾有此掌上珠。前途寧無可著想者。但須持以堅力。侯門赫赫。必有攀附之一日。吾身已再醮。孰更委禽。果以吾女壻侯爵。則半生經驗。或可取償。吾固儼然真侯爵夫人之真母矣。吾女赴約會。吾必



與俱女與貴人跳舞。吾則袖手旁觀。若非法律家定一新律。謂人母不能隨女出游者。吾事決無不集。夫人自是他無所圖。刻意爲女備爲侯爵夫人。地女華妝炫服。類兒戲之小傀儡。夫人日授以大家舉止。遇人輒彬彬有禮。且爲之延師授課焉。但惜據詩非生於巴克里寓中耳。不問車馬喧闐之聲。惟鳥語鶯言爲所習聽。目所覩者多工人而未嘗見制服之婦女。其昧然於夫人所訓授之貴族禮數。一若夫人當日之昧然於亡父不塔侯爵之嚴誡。大抵童穉性情陶鑄於耳目所濡染者多。成就於訓誨者少。彼之前後左右無一非其師資。故其習於街談巷議。與夫村夫牧豎之行爲較之。感化於父兄師友之指導也。爲尤速。俾奴華夫人雖苦心提撕其女。而女之志嚮乃與之大背。日好與村中女娃爭鬪。則滾身沙上。新衣被塵。喜逐犬掣其尾而奔。每聞母雞祝祝聲。則必躍取其新下之卵。村人見女僉謂此誠其外父洛泌諾與其父莫勒二人之真血脈也。夫人日見女於尊貴自高之道一無所曉。且不知力求襍飾。雖然憂之。因時伺女旁意。但能得女有驕容傲態者。則庶幾矣。不意女性長厚與人輒開誠無所沈淖。無論人之白皙如牛乳。販鰲黑如其廠中工人。罔不殷殷加愛。稍長性略更而於母所希冀爲侯爵夫人地者。乃不能萬一女至是所喜者。爲園圃爲場圃爲雞栖豚柵。下至於烹調之事。無一不

留心果實收成。與其調製。必躬親其事。如此察察細務。而家僮僕媼。乃不以爲妨。己而愛敬有加者。以此等人。尙知中饋主持。與洒掃應對之方。爲婦人天職。而是等學問。必研究於爲人女子之日。然夫人意。則不若是也。夫人教女以貴家風範。而結局乃令女沾沾於瑣屑事。其實造就尙未爲無功。女師督責甚嚴。日諄諄以侯爵夫人爲策勵。然女以懾夫人威。轉逢師怒。夫人日嘗女曰。汝無所知。無所能。而爲人女子。幸居我膝下耳。女聞之以爲身既恃母而生。母訓雖良。願與其勉強而無成。無寧一任吾之自然爲快。故亦處之怡然。而夫人日夜急入聖齊。曼貴族團中。女能稍稍就範者。未及笄嫁矣。惟女年逾笄。天眞爛漫。雖童時已過。而稗氣猶存。蓋村娃解事。常視城女爲遲。如野芳俗豔。次人園蕊。而開也。女年十六。狀稍稍類成人。肌瘦色微絳。略含村野氣。而俗塵淨。獨望之若古時法國刻工所製之美人。一日夫人匆匆治行事。謂女曰。吾且往巴黎。爲而覓封侯夫婿。女敬諾。絕不之忤。以少時夫人立意嫁女侯門。此言已溢其耳鼓。惟懸懸於心。而未嘗語人者。尙有一事。蓋女昔者嘗翻閱小本書於母友家。見書上繪一羸瘦老人。御魯意第十五時衣。短褲。襖上加金環。佩劍雞翹。衣服光耀。下署爲某侯爵寫真。女自見此圖。深印腦海。意天下侯爵外表。必盡如斯人。及聞母將擇侯而婿。私心以爲果爾。則

成禮時必不免於失聲而笑。不意女防攝侯爵之心。尙未少殺。而母已毅然首塗爲擇東牀之選矣。夫人於亡父債家諸貴族。交游仍未疏。就中尤親厚者。爲宿沙克男爵。夫人之謁男爵。不必以時。罔弗承其款待。男爵亦時時過夫人。以七十五歲之老人。出入孀雌家。殊無嫌於瓜李也。一日男爵飯夫人。寓將罷。夫人正容問曰。君亦嘗爲人家眷屬作月下老人乎。男爵曰。茲事有公司居之。執柯說合。未嘗任也。夫人曰。願君能爲二友服勞乎。男爵曰。使夫人爲吾二友中之一。則茲事當力肩之。夫人曰。君乃恰應所求。吾識有一女。年十六。美而慧。其求學不在教會學堂。而陶淑於家庭之教育。眞天女也。但吾奚爲有耽於君前。女吾兒也。嫁奩第一。爲此宅餘。但以吾所能憶者言之。有四百畝之園林。有大鐵廠。銷路極暢。低年子金有十五萬佛郎。中提五萬佛郎。爲吾養贍費。此外尙有他項進款。一生喫著不盡矣。綜言之。住宅也。園林也。十萬佛郎之子金也。男爵曰。甚善。夫人曰。少待。吾請直言。吾女固非侯不壻。壻家財產與其年事。均非所計。惟才貌兩須無瑕。而尤宜注意者。侯爵必眞而無僞。親屬必豪侈。悉與聖濟曼街貴族有交誼。時可過從。且許攜妻並母偕行。毋得拒絕。君交游廣。獨無素識侯家。可以冰人自任。俾侯得良妻。並十萬佛郎之年額乎。男爵曰。吾不敢必。一侯爵何足尋。君女果心許者。則立偶。余

所愛如生子之某侯。此人視君所希者似有過之。夫人曰：「嘻乎。」男爵曰：「是人年僅二十有八。」夫人曰：「此細節可勿論。」男爵曰：「翩翩美男子也。」夫人意得曰：「佳哉。」男爵曰：「其智能過人。」夫人曰：「夫婦之間可無需智能二字。」男爵曰：「學問優美，爲博藝大學校生徒。」夫人曰：「諾。」男爵曰：「此外尙有專門之學，足爲君鐵廠。」夫人曰：「良佳。」但家產如何？男爵曰：「此節滋合君所徵求之格。」侯已破產，家無擔石之餘。卒業後所以與軍界脫離關係者，因夫人復攪言曰：「無傷。」男爵曰：「日者吾見彼人窮窘，急欲覓一噉飯地。」夫人曰：「設偶吾女，何止噉飯，但果爲世閥否？」男爵曰：「渠家尊貴，乃同諸沙爾曼皇族渠祖在封建時代幾王益特。」阿夫人曰：「其親串戚疏若何？」男爵曰：「遍聖齊曼街無不交其親故者。」夫人曰：「侯爵名傳乎？」男爵曰：「等諸亨利王第四，其人非他，卽烏得僞侯爵。」君諒早問之。夫人曰：「烏得僞烏得僞，似曾相識者。」此名良不惡，使鐫之雲石額吾門，則吾家不居然爲烏得僞侯第乎？但侯尙不嫌下嫁否？男爵笑曰：「大家閨秀偶於平民致失其赫赫姓氏，斯之謂下嫁。若男子委禽真名固在，奚降格之足云。」侯爵號加實堂，向不以門第求人。吾去此卽備過訪，至遲以明日還報。」夫人曰：「吾友明晚能否挽之來餐，抑渠誠有家譜及爲憑證之故紙乎？」男爵曰：「固也。」夫人曰：「可煩其攜來否？」男爵曰：「是太唐突容圖之後當爲君詳析別矣。」相

見以詰朝。男爵出。徑詣聖班努華街三十四號宅。宅之主人自居平屋。以樓房儼與學徒。男爵登第二層樓。款關。侯爵便服出迎。與男爵執手爲禮。男爵以此來係爲友人作媒妁。特上下諦察其人。果見美如冠玉。爲美好之丈夫。修幹適中。手足完好。望而知爲世家子。自遠祖以來。未嘗躬執勞役。圓顙而高額。黑髮被頂。藍睛濃眉。目光既柔且歛。隆準廣顙。口巨齒齊。美鬚四繞。恰露絳脣。面微紅。畧近玫瑰色。其健碩耐勞之狀。溢於儀表。男爵意獻此美。睨於妙齡女子。必無不願。託終身。但加實堂貌固魁梧。面色殊醇。似滿懷結。轉而聚精會神。以發明所未解之事。諦觀之。知爲未發達之製造家。加實堂既進其老友。時適用中國墨繪省料鎔鐵爐之圖。草稿狼籍。重重互壓。其名目居上而可見者。有鍊鋼新法。有鎔鐵爐之新構造。有礦內常遇之危險。及其防閑之方。有氣管之製造。有工廠燃料正當之作用。一巨案。廣占全屋之半。雖屋中陳設。有一短榻。數椅。一名人小銅像。及紅色窗幕之下垂。均爲案上諸物所掩。若漠然無足引人視線。男爵謂加實堂曰。孺子。別來一句日矣。君事如何。加實堂曰。消息殊佳。余前登廣告於報中。有舊同學在下羅盎管轄礦務。見告悉余名。爲言於總理。聘余。年三千佛郎。以五月一號爲始。此時余囊中所餘之百佛郎。適開始出兌。罄則無以爲繼。五日後擬先行歸家。但下羅盎者。